

等待

作家走笔

孙君飞

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极有耐心的孩子。外边的锣鼓已经喧闹起来，孩子们向着村庄的中心飞跑，“哒哒哒”的脚步声恐怕让树梢也感到微微的钝痛。我依旧坐在屋子里，门敞开着，面前的木桌上放着纸墨，说心里面没有涟漪是谎话，我却心里一再地加上重量，保持前后一致的姿势，一直等到写完最后一个毛笔字，或者算出最后一道数学题，我才会像挣脱最后一条绳子的小鸟，振翅飞向猴子们已经作过揖、热过身的马戏场。

等待一件事的完成，然后才能开启另一件事，中间没有中断和跳跃。这在他们看来，就是极有耐心的表现。等待确实是需要耐心的，那个“耐”字却不全都是流畅、快乐、心甘情愿，会有小小的挣扎、渺茫的苦闷和不能讲的挫折感，读它的时候舌头也有些绕，味蕾有些涩。但是他们相信耐心早已成为我的优点，我早已学会了去独自默默地等待着什么——我在他们眼中的样子应该是这样吧：脖子上挂着一串闪闪发光的钥匙，金色的、银色的，碰到清脆细碎而有节奏的声响，我站在门前却没有立刻开门，而是要习惯性地等一等，等一等，然后才会找出要进的门……是的，我早已学会了等待，其实不管

小小说

赵长春

老榆树

那年夏天，大雨，大水，水涨到了河岸上。榆树庄村口那棵几百年的老榆树就被水泡住了。有个早晨，放羊的于老西去村口准备再够些榆树叶喂羊时，却不见了老榆树，村口好像一下子敞亮了好多。他愣怔了一下，远见水中有一堵黑绿，一漾一漾，打旋，或快或慢，就是身子不由己，往下走。于老西哭得最痛：“祖宗树啊，我不该狠够你叶子来喂羊啊！呜呜……”

榆树庄的人们就撑着树跑，沿河跪下，磕头，磕在泥水里。哭。老榆树也有些留恋，一晃一晃，打旋，或快或慢，就是身子不由己，往下走。于老西哭得最痛：“祖宗树啊，我不该狠够你叶子来喂羊啊！呜呜……”

榆树庄的人们就撑着树跑，沿河跪下，磕头，磕在泥水里。哭。老榆树也有些留恋，一晃一晃，打旋，或快或慢，就是身子不由己，往下走。于老西哭得最痛：“祖宗树啊，我不该狠够你叶子来喂羊啊！呜呜……”

榆树庄的人们就撑着树跑，沿河跪下，磕头，磕在泥水里。哭。老榆树也有些留恋，一晃一晃，打旋，或快或慢，就是身子不由己，往下走。于老西哭得最痛：“祖宗树啊，我不该狠够你叶子来喂羊啊！呜呜……”

榆树庄的人们就撑着树跑，沿河跪下，磕头，磕在泥水里。哭。老榆树也有些留恋，一晃一晃，打旋，或快或慢，就是身子不由己，往下走。于老西哭得最痛：“祖宗树啊，我不该狠够你叶子来喂羊啊！呜呜……”

榆树庄的人们就撑着树跑，沿河跪下，磕头，磕在泥水里。哭。老榆树也有些留恋，一晃一晃，打旋，或快或慢，就是身子不由己，往下走。于老西哭得最痛：“祖宗树啊，我不该狠够你叶子来喂羊啊！呜呜……”

榆树庄的人们就撑着树跑，沿河跪下，磕头，磕在泥水里。哭。老榆树也有些留恋，一晃一晃，打旋，或快或慢，就是身子不由己，往下走。于老西哭得最痛：“祖宗树啊，我不该狠够你叶子来喂羊啊！呜呜……”

榆树庄的人们就撑着树跑，沿河跪下，磕头，磕在泥水里。哭。老榆树也有些留恋，一晃一晃，打旋，或快或慢，就是身子不由己，往下走。于老西哭得最痛：“祖宗树啊，我不该狠够你叶子来喂羊啊！呜呜……”

榆树庄的人们就撑着树跑，沿河跪下，磕头，磕在泥水里。哭。老榆树也有些留恋，一晃一晃，打旋，或快或慢，就是身子不由己，往下走。于老西哭得最痛：“祖宗树啊，我不该狠够你叶子来喂羊啊！呜呜……”

榆树庄的人们就撑着树跑，沿河跪下，磕头，磕在泥水里。哭。老榆树也有些留恋，一晃一晃，打旋，或快或慢，就是身子不由己，往下走。于老西哭得最痛：“祖宗树啊，我不该狠够你叶子来喂羊啊！呜呜……”

榆树庄的人们就撑着树跑，沿河跪下，磕头，磕在泥水里。哭。老榆树也有些留恋，一晃一晃，打旋，或快或慢，就是身子不由己，往下走。于老西哭得最痛：“祖宗树啊，我不该狠够你叶子来喂羊啊！呜呜……”

(河南科技学院)

年下的路

从换了棉衣，迎来入冬的第一场雪，我就眼巴巴望着年下的脚步。等喝了腊八粥，吃了祭灶的“陀螺儿”，年一天比一天快，满院子晾晒的被单、淘洗的麦子和杂粮。小村隔三差五还有白亮亮的肥猪挂起，处处人头攒动，一年的钱袋子捂得再紧，要过年了总要松动松动，该置买年货了。

“——二十八蒸枣花，二十九去打酒，三十儿捏鼻儿，初一儿剪寿儿，撇着屁股乱作揖儿。”这就是老家的年下。到了初二，这是年下最高兴的事，会随父母到外婆家去做客，吃东家、吃西家。每天，很早就被请过去，先吃一碗叫做“朝酒”的豆腐凉粉炖肉，上面有着白嫩嫩的肥肉，还有蒜苗和香菜，然后才正式开席。山里人厚道，逢年过节倾其所有，也要为客人端上丰盛的一桌。吃席完毕，还要收获一份压岁钱，是一张崭新的五毛或几张一毛和两毛的纸币，那时候手要是有几枚圆乎乎的五分硬币，便是令人高兴的事。若能收到一元的纸币，那是要不停地多看几眼的。外婆就给了我一张一元的，就是皱了一些，不知在她的兜里呆了多久。

出了村庄，绕过山边，这是汉水上游的一个支流，它有着宽宽的河床，人称七里河，其实连绵百公里。从这里远眺云雾蒙蒙的 upstream，是一个十里之遥的堤坝，把河滩肥沃良田与河滩隔开，我们就叫它

到底有没有十足的耐心，我都会等一等，忙时等，闲时也等，高兴时也等，忧伤时也等，热闹时也等，孤独时也等……这样的一个孩子，怎么会有前呼后拥的奇观呢？

我并不是真的喜欢每一次等待，而是我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每一天其实都是由微小的、接连不断的等待组成的：我等待妈妈将饭菜做好，我等待有人过来喊我一起上学；我一遍又一遍地念着那首古诗，是等待它最终栖居到我的脑海里；我写满一张纸，等待老师在上面再写下或严厉或温暖的话；空气有些闷热，不但我在等，大家都在等风来；她此刻是我的同桌，以后也许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在这之前我要等；等待表扬，等待惩罚，等待欢笑，等待哭泣，等待他们的那句话“你又长大了”，也在等待着久久不愿松开手的天真……

我不能丢下这么多的等待，到云朵的宫殿里尽情玩耍。做一件事的同时其实也是在等待另一件事的开始，不做任何事就更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了。我并不是害怕这么多的等待，只是等待让我变得比其他孩子重一些，这样一来，我就更加期待能够轻盈而自由地飞起来，如同一朵距离蓝色最近的云。结果是一个最重的孩子，竟然最先变成了幻想家，我在学会等待的时候，反而也学会了解开忍耐的束缚——如果耐心有时候也是束缚的话。

很自然的，我喜欢上了故事、童话，还有诗歌，什么也没有的时候，我就等待一个“瞎想”接着一个“瞎想”，像蘑菇一样从湿漉漉的泥土里钻出来，像萤火虫一样从雾蒙蒙的草丛里浮出来，像流星一样从黑沉沉的天空里撞到我的怀里——也许只有一个痴心等待星星的孩子，才会拥有这样一种神秘的礼物吧，否则天底下的幸运就太多了。一个曾经沉默寡言的孩子，在等待的时候，渐渐有许多事物在跟他交谈。借助想象，他的世界也扩大了，加深了，一个人的孤独却并没有变成一块草地或者一片树林的寂寞，他看到了蓬勃，触摸到了世界的质感，感受到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一株碎米莎草

往事如烟

席运生

河滩寒烟缭绕，空气中弥漫着焰火的味道，偶尔一两声鞭炮响起，那响亮的清脆在空山幽谷传得很远。河面层层薄冰像被琉璃包裹，且光滑，我偏要冒险尝试，歪歪扭扭站上，一脚踏空，趔趄着跌落水中，弄一身冰水。在年下，当外边的鞭炮声不断传来，我却蜷缩在被窝，这是多么无可奈何的事啊！

衣裤在火炉边还没有干透，我便穿上溜出院门。在年下，我看到了来迎娶阿娇的毛驴车，那驴子跳动着欢快的脚步，来到村庄又鸣叫几声，像是在说：“来了、来了、我来了。”阿娇是后院六外公的闺女，她的脸很白，头发很长，看见我的时候，她在我的衣兜里塞了不少水果糖，并对母亲说：“姐姐，你再来的时候，就看不到我了。”阿娇没有嫁到山外，而是住更“山”的里面去了。

我说：“我们来你我也来。”她说：“我来了，你们又走了。”我想了半天，就说：“那，我得上学哩。”

阿娇就笑笑捏捏我的脸，我就跟泪汪汪看着她坐着驴车走了。那些记忆中的美妙就是这样被一点一点蚕食掉的。前年回家，重游故地，我竟然看到了阿娇，多年未见，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鬓发飘然，却依旧美丽。阿娇笑了：“一点儿也看不到你小时候的样子，倒像个老干部。”我却总想起她先前的影子，还有那雪花飞扬中年的味道和木莲哨的声响。(成都市成华区)

心灵感悟

乔阔

称之为“篙”。因我们村子，居于一条河流的中间，形如大船。“船头”处，有一天然巨石，人们把此石视作一个“锚”，而村子下部的这棵古树，就是一杆“篙”了。乌柏树历经数百年，每年秋天，满树的叶子红了，像一个大巨型的火把，一下子照亮了灰暗的山村，照亮了农人的脸庞，照出了农家人红红火火的日子。村口的古树，不仅是游子归家的路标，更是一个村子精神力量的象征，是一个村庄幸福安康的深情寄托。

一棵棵古树，不管是陌生的，熟悉的，知道的，不知道的，它们的年轮里，一定蕴含着很多很多的动人故事，读懂一棵古树，就弄懂了世间的的是非非，恩恩怨怨，就懂得了生活的真谛，读懂了人间的真情大爱……

一棵古树，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尊“真佛”。(南召县文化局)

古树的意蕴

前几天，一位搞摄影的朋友，给我展示他近期的作品：数百张古树照片。这些古树，要么高大粗壮，要么满目沧桑，要么虬枝如铁，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我问，这么大，这么多，这么美的古树，都是在哪儿拍的？他说，就在咱们这儿呀。这让我惊诧不已。我们这里是山区，有一些大树古树也并不稀奇，但有如此众多，且粗壮古老到让人瞠目的古树，是我未曾料到的。仔细审视这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古树，心就鼓胀起来，久久难以平静。

两棵古柏，映入了我的眼帘。它们生长在一所小学的院内，比肩站立，历经 2700 年沧桑。如今这两棵古树，仍然粗壮挺拔，直插云天，树皮虽已大多脱落，却仍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树冠蓊郁，浓阴铺地。旁边的一通石碑，诉说着古树的历史。公元前 688 年左右，楚文王为修修楚长城，在此修建了楚王行宫。不知是为了乘凉、绿化，还是作为一种王权的象征，在楚王行宫的两侧，栽植了这两棵柏树。2700 年的时光，让楚王和楚王行宫，都成了过眼烟云，唯留这两棵古柏，静观风云变幻，笑对世事沧桑，它们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谁说，古树不是活着的历史！

“中原名刹”丹霞寺里，有七八棵古老的青檀。其中的一棵，已有 800 年树龄，树的表皮，被岁月蛀蚀得凸凹不平，沟壑纵横，似一位沧桑老人的脸庞。它的树冠，却仍是那么的繁茂，它的树叶，轻盈飘逸，像千万万的绿蝴蝶。谁能想到，如此旺盛的古树，它粗大的树干底部，其实早已中空，树洞大开，可供一人侧身而入。人们把这棵青檀称之为“佛树”，又叫“藏经阁”。清代时，丹霞寺遭遇浩劫，和尚们把经卷藏于树洞中。那时的这棵青檀，真的是一肚子经

卷，一肚子佛理。这样的古树，我想，世间找不出第二棵。立身于青檀下，仿佛面对一位高僧大德，有种顿悟的感觉。佛法所说的一切皆空，不就是在这棵青檀吗？把心中的万般掏空，才能枝繁叶茂，自成风景。谁说，古树不是哲学家呢？

这是一棵奇异的“柏栎树”。它就生长在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深山里。从远处看，与普通的栎树没有区别，走近才能发现，它的枝杈杈杈，生长着形似“柏叶”的簇状叶片，特别是冬天，栎叶落尽，那青翠的柏叶凸显出来，老远就能看到。这棵栎树奇，方圆百里无人不晓，因它有一则更为神奇的传说。西汉末年，刘秀被王莽追杀，来到御步垭这个地方时，人困马乏，就歇息于此，不想，其坐骑啃食了一棵栎树。追兵将至，刘秀策马欲走，此地人却拦路索贿，刘秀急急许诺：若得天下，吃一枝还百枝。刘秀得天下后，兑现承诺时，错把“吃一枝还百枝”当成了“吃栎枝还柏枝”，就还了些柏枝来，一棵普通的栎树就变成了“柏栎树”。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让“柏栎树”声名远播，引无数游客前来观看。一棵古树，让我们感受到厚重的文化魅力来。

我终于看到了我们村子的那棵乌柏树。它是一个路标，立在村口，每每回家，三五里之外，就能看到它。看见它，我心中会有一股暖流在荡漾。这棵古树，村里人

爱的诗歌

玫瑰之恋

杨静

在季节微颤的轻光里，纯净的暗香，像爱的十四行。两颗心，在炎热中怒放，仿佛热恋中的花朵，捧出心底最鲜红的渴望。

我拿什么来拥有你，旋转的思想，逝水中的灵魂，如枝蔓间傍晚的金阳。我想开在你手上，做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花，纯洁而漫长，沿着皎洁的月光。

窗外，那花，那风景，那玫瑰之恋的血红，是我们的，是节日的，是水中倒映的星星；怦然而动的，是你的唇，是倾城之恋的琴音，是花园的秋千荡过一片嫣红的霞光……

春天的你啊，用稠密的目光，统治了原野和天空，让很久以前的黎明，送出一段轻柔的日晷，赐福爱的前程，属于我们的，一生不变，像玫瑰一样。(桐柏网通)

春天属于爱人

鲁东升

我常感动于一些细微 或具体 比如 草儿悄无声息 染绿大地 花儿情不自禁 绽放出美丽 再比如 这山 这水 这树 在春风的感召里 释放出青春的情愫和气息

春天属于爱人 春天是多情的 匍匐在浓烈的春色里 或哭 或笑 或歌 或吟 无不是在缔结激情与浪漫

这边风景独好 顺着雁阵北归的方向 搜索记忆的点点滴滴 黎明 或黄昏 相拥在无边的花海里 聆听最美的心动 和花儿为绽放 歇斯底里的抒情

为了保鲜春天 最好在 山花烂漫的时节 在心灵的隐秘地带 高高筑起一座阁楼 以速冻的方式 储存春色 爱情 和 漫山遍野的 柳绿桃红 (卧龙区人民法院)

红薯秧做的耳环

白云

清风 飞鸟 炊烟 地里的红薯秧青翠青翠 像姐姐红绣鸳鸯的丝线 拽下一把，结成戒指 用红薯秧秆，折成摇摆的耳环

头顶是蓝天白云 脚下是碧水青山 拿玻璃瓶收集露珠 用月季花瓣抹红脸蛋 那时候没有塑料袋 更没有冒黑烟的烟因 更没有 PM2.5 不知道情人节是什么 听她她说，牛郎织女 只在七夕相会

许多年后 我有了钻石的戒指 白金的项链 却再难见碧水蓝天 拥有情人节的玫瑰，却怀念着 红薯秧做的戒指耳环 和那个送我红薯秧耳环的少年 (市东佳机械有限公司)